

稽

神

錄

拾遺





稽 神 錄

拾 遺

徐 鉉 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稽

神

錄

拾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徐

鉉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精神錄目錄

卷之一

朱拯	章建	董昌	彭城佛寺	廬山賣油者	茅山牛	江西村姬	南康縣令	竟形石	漳州井	雞井	金華令	何致雍	郭仁表	謝諤	江南李令	崔萬安
----	----	----	------	-------	-----	------	------	-----	-----	----	-----	-----	-----	----	------	-----

毛貞輔

陸洎

尉延翰

王瞻

邢陶

卷之二

紫石

楊邁

舒州人

賈潭

姚景

王稔

安陸人

食虎

鞭牛

王氏老姥

陳璋

吳宗嗣

孫漢威

唐道襲

鸛醢者

建康人

盧嵩

柴再用

蘇長史

盧樞

豫章中官

青州客

周元樞

朱延壽

秦進忠

望江李令

建康樂人

黃廷讓

張瓊

婺源軍人妻

陳德遇

廣陵吏人

田達誠

卷之三

徐彥成

周淞

楊副使

僧珉楚

陳守規

廣陵賈人

浦城人

劉道士

清源都將

王訓妻

林昌業

潘襲

胡澄

王攀

鄭守澄

劉陶

舒州軍吏

田頤

鍾傳

頓金

宋氏

史氏女

漁人

閻居敬

池州民

李宗

陳寨

卷之四

陶俊

延陵村人妻

趙某妻

建業婦人

廣陵男子

施汴

朱慶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從本

周本

薛老峰

王慎辭

姚氏

彭頤

呂師造

崔彥章

潤州氣

黃極

熊助

王建封

廣陵士人

黃仁濟

孫德連

朱盛文

柳翁

李禪

蚓齋

蜂餘

熊通

劉威

馬希範

卷之五

桂從義

金精山水鶴

賣餅黃老

桃林禾稼

王廷政

洪州樵人

法曹吏

劉存

袁州錄事

劉璿

吳景

陶寶

陳師

陳金

沈彬

梅異君

康氏

豫章人

陳潛

建安村人

蔡彥卿

岑氏

建州村人

徐仲實

邢氏

林氏

曹異

破木有肉

登第皂莢

張懷武

卷之六

李攻

趙瑜

袁州老父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馬正莽

劉宣

黃魯

張鋌

潯陽縣吏

朱元吉

酤酒王氏

鮑回

梨山廟

吳延珩

貝禧

支戩

食黃精婢

豫章人

稽神錄卷之一

宋 東海徐鉉 著

明 海虞毛晉 訂

朱拯

僞吳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都夢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傍一綠衣紫衣起揖拯曰君當以十千錢見典拯拜許諾遂寤寤頃補安福令既至謁城隍神廟宇神像皆如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梁壞拯歎曰十千豈非此耶卽以私財葺之費如其數

韋建

江南戎帥韋建自充軍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人導從數十來詣韋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焉棟宇頽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爲僕修完也韋許諾及至鎮訪之乃宋无忌廟視其像卽夢中所見因新其廟祠祀數有靈驗云

鄭就

壽春居者鄭就家至貧嘗夢一人自稱廉頗謂就曰可於里東掘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踰年遂富後洩其事於是失劍

董昌

董昌未遇前有山陰縣老人爲上言於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願萬歲帝爲起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有謠言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聖人名曰從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讀曰天命早已歸我我爲天子矣乃贈老人百緡仍免其征賦先遣道士朱思遠立壇醮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於函中有碧紙朱書其文人不識思遠言天命合與董氏又有王守貞者俗謂之王百藝極機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繪宮牘及設兵衛狀若鬼神皆百藝所爲也妖僞之際尤興百藝幻惑之術昌每言我聞兔子上金牀識我

也我卯生來歲屬卯二月二日亦卯卽卯年卯月卯日仍當以卯時萬世之業利在於此乾寧二年二月二日率軍俗數萬人僭號儀衛登于城門樓敕境內改僞號羅平國年號天冊自稱聖人及令官屬將校等皆呼聖人萬歲俯而曰言云畢復欲舞蹈昌乃連聲止之曰卿道得這許多言語壓得朕頭疼無奈何也蓋緣工人所製平天冠稍重故有是言也時人聞者皆大笑之

熊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出一古塚藤蔓纏其棺傍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開五百年後遇熊博博使平光寺僧爲車錢葬之博後至建州刺史

彭城佛寺

國初楊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于佛寺兩窻方甚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下乃下一大窻于街

中其高廣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頃之雨止則炎風赫日經月電乃消盡

歐陽氏

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居決定寺之前其家妻小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絕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親族甚悉妻竟不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權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又不可父乃曰去吾將訟爾矣左右以爲何訟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雨從南方來自震霆入歐陽氏之居牽其妻至中庭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隣里皆深蕩不自持後數日歐陽之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卽老父論文文也

廬山賣油者

廬山下賣油者養其母甚孝謹爲暴雷震死其母自以無罪日號泣于九天使者之神願知其故一

夕夢耕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魚膏雜油中以圖厚利且廟中齋醮常用其油腥氣薰蒸靈仙不降其震死宜矣毋知其事遂止

李誠

江南軍使蘇建雄有別墅在毗陵常使僕人李誠來往檢事乙卯歲六月誠自墅中回至句容縣西時盛暑赫日持傘自覆忽起大風飛沙拔木捲其傘蓋而去惟持傘柄行數十步雷雨大至方憂濡溼忽有飄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傍數家之中卷去一家屋室向東北而去頃之震其居蕩然無復遺者老幼十餘皆聚桑林中一無所傷舍前有足跡長三尺誠又西行數里遇一人求買所覆席卽與之復里餘後遇一人求買所持傘柄誠乃異之曰此物無用爾何爲者乃買之其人但求乞甚切終不言其故隨行數百步與之乃去

茅山牛

庚寅歲有茅山村中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草上而假寐及覺失之惟一隣兒在傍以爲竊去因相誼競隣兒父見之怒曰生兒爲盜將安用汝卽投水中隣兒匍匐出水呼天稱冤者不已復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乃自牛口中嚼出兒乃得免

番禺村女

庚申歲番禺村女有老姥與之餉田忽雲雨晦冥及霽反失其女姥號哭乃求訪諸隣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雲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膳其女盛服至而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歸返而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得留數宿一夕復風雨晦冥遂不可見矣

江西村婦

江西村中雷震一老嫗爲電火所燒一臂盡傷既而空中有呼曰誤矣卽墜一瓶瓶有藥如膏曰以此傳之卽瘥嫗如其言隨傳而愈家人共議此神丹也將取藏之數人共舉其瓶不能動頃之復有雷雨攝之而去又有一村人亦震死空中人呼曰誤矣可急取蚯蚓搗爛傳臍中當瘥如言傳之乃蘇

甘露寺

道士范可保夏月獨遊浙西甘露寺出殿後門將登北軒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輹相拂范素好潔新衣悉污心不悅俄而牽一黃犬又摩肩而出范怒形於色褐衣回顧張目其光如電范始畏懼頃之山下人至曰向者山上霹靂取龍子聞之乎范固不知也

南康縣令

辛酉五月四日有使過南康縣令胡侃置酒於縣

南蓮華館水軒忽有暴雨吹沙從南來因手掩目聞盤中器物款款有聲若物飛過良久開目見食器微反其銀酒杯與杯之舟皆狹長時東西影壁傍有大桐樹亦拔出授於一里外皆此風雨常遙聞館中迅雷而館中初不聞也胡亦無恙

犬吠石

婺源縣有大黃石自山墜于溪側瑩徹可愛羣犬見而競吠之數日村人不堪其誼乃相與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

甕形石

潘祚爲鄱陽令縣治後連帶石城其中陳荒數十畝祚嘗還家望日於此見城下草中有光高數丈其間荆棘蒙密不可夜行卽取弓射其處以志之明日掘其地得一甕大腹小口青石塞之祚命舁歸其家發其口不可開令擊碎之乃一石如甕之形石冰凍之凝結者復碎而棄之於中訖無所得

金鷺

右千牛撫曹王文秉丹陽人世善刻石其祖嘗爲浙西廉使裴璋采碑於積石之下得一自然圓石如毬形試加斲斷乃重疊如殼相包斲之至盡其大如拳破視之中有一鷺如嶠嶠嶠嶠能動人不能識因棄之數年浙西亂王出奔至蜀下與鄉人夜會語及□□西送還錢事坐中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鷺蓄之則寶貨自至矣問其形狀則石中嶠嶠也

濠州井

戊子歲大旱濠州酒肆前有大井堙塞積久至是酒家召井工陶老其工人父子應募者乃子先入倚錡而死其父繼下亦卒觀者如堵無敢復入引繩出屍竟不復鑿

雞井

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賭甚愛一女好食雞里胥

日供雙雞一日將殺雞雞走其女自逐之雞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氣騰上如炊其家但臨井而哭無敢入者有屠兒請入視之但見大釜湯沸火熾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氣稍稍而熄井中惟雞骨一具人骨二具此事數聞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

軍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後焚燬以爲軍營有大井湮塞壬子歲軍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屍亦不獲有一人請復入曰以繩總我我亟引繩卽出之旣入久之忽掣其繩甚急卽出之色如瘕矣良久乃能言云旣入井但見城郭邑廬人物甚衆其主曰李將軍機務鞅掌府署甚盛懼而欲遽出竟不獲二屍建州畱侯朱斤嘗奉使鎮此井

金吾令

王祝從子某爲金華令築私第于邑中其暴雨大至水忽奔往東南隅如灌滿厄頃刻而盡其地成井深不可測以絛絙繩石而測之數十丈乃及底得一新饅頭而出與人間嘗食者無小異也

徐善

江南僞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楊吳之寇豫章善之妹爲一軍校所虜既定軍校求得善請以禮聘之善自以舊族不當與戎士爲婚固不許乃強納幣焉悉擲棄之隣以白刃亦不懼然竟虜之而去善卽詣揚都求見吳揚渥而訴之時渥初嗣藩服府庭甚嚴僭擬王者布衣遊士旬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渥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未申公其厚遇之渥且卽遣騎迎之既至禮遇甚厚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渥卽命贖贖歸於徐氏時欽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因辟爲

從事

何致雍

何致雍者賈人之子也幼而英爽好學嘗從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徧閱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既寤徧訪隣舟之人皆無何姓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沒惟何氏存叔父乃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矣善自愛致雍後受知於湖南爲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表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爲節度判官檢校僕射竟卒於官

郭仁表

僞吳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沉痾忽夢一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

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厲色曰甚則有之既寤疾甚數夜復夢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爲將疏方卽跪奉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欲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鍊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爲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因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而疾愈

王璵

僞吳郭帥王璵少爲小將從軍圍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且有流星墮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璵仗劍倚柵木而督戰俄有飛石正中其柵木及璵鎧甲之半皆糜碎而璵無傷因歎曰流星正謂爾耶由是自負卒至大官

謝諤

進士謝諤家於南溪舍前有溪常遊戲之所也諤

爲兒時嘗夢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諤度其大者不可吞卽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爲詩進士裴說爲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

崔萬安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嘗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禱于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緇貝玉爲之謂萬安曰此病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苳蔻等分煮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九又云此藥大熱疾平卽止如其言服之遂愈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于廣陵法雲寺之西爲終焉之計嘗夢束草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

于法雲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苑宣城裨將馬殷劉建封輩率衆南走瓊因強令俱行及殷據湖南瓊爲桂管觀察使用令爲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

毛貞輔

僞吳毛貞輔累爲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其言

陸洎

江南陸洎爲常州刺史不克之任爲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時輩推仰之副使李承嗣與之尤善乙丑歲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洎從容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君別矣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夢一騎兵以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序復由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中久之吏引至階下門中有二綠衣吏捧一案案上有

書一紫衣乘笏取書宣云洎三世爲人皆行慈孝功成業竟竝受此官可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奄然遂寤靈命已定不可改矣諸客皆默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復與向客候之謂曰明日君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辦明當行也承嗣曰吾嘗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妖乎洎曰惟君與我有緣他日必當卜隣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茆蒐灣承嗣後爲楚州刺史卒葬于洎墓之北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書周延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夢神人以一卷書示之若道家之經其文皆七字爲句惟記其末句云紫髯之伴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爲必得丹砂之效後從事建業卒葬於吳大帝陵側無妻子惟一婢名丹砂

王瞻

處化縣令王瞻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
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詔奉召君瞻曰命不敢辭
但舟中隘狹欲寬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所憚也
吏許諾以五日爲期曰至期平旦當來也既寤便
能下牀自出僦舍營辦凶具教其子哭踊之節召
六親爲別至期登榻安臥向曙乃卒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歲夢人告云君當爲涇
州刺史旣而爲宣州涇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云
宣州諸縣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話不到邢甚惡
之至明年春罷歸有薦陶爲水部員外郎牒下而
所司失去復請二十餘日竟未拜而卒

稽神錄卷之一

稽神錄卷之二

紫石

晉安有東山樵人陳某恒見山中有紫光燭天伺之久乃見一大鹿光自口出設置捕而獲之剗其腹得一紫石圓瑩如珠因寶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孫奢縱好酒醉而翫其珠以爲石何能神因擊碎之家自是貧矣

楊邁

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遙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卽奮往搏之旣至無有牧鷹上轡行數十步迴顧其處復見其兔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卽命大英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蓋兔之鬼也

舒州人

舒州有人入潯山見大蛇擊殺之視之有足甚以爲異因負之而出將以示人遇縣吏數人於路因

告之曰我殺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見曰蛇何在曰在爾前何故不見卽棄蛇於地乃見之於是負此蛇者皆不見人以爲怪乃棄之按此蛇生不能自隱其形死乃能隱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窮者

賈潭

僞吳兵部尚書賈潭言其所知爲嶺南節度獲一桶其大如升將表獻之監軍中使以爲非常物不可輕進因取鍼微刺其葉下乃有蠕蠕而動者因破之中有一小赤蛇長數寸

姚景

僞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爲兒時事濠州節度使劉金給使殿中金嘗卒行至內見景方寢有二小赤蛇戲於景面出入兩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見金由是驟加寵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

王稔

僞吳壽州節度使王稔罷歸揚都爲統軍坐廳事